

明朝朵顏衛的來源、發展與動向*

李華彥**

明朝長城邊外的東北地區，散處眾多羈縻衛所，其中以蒙古兀良哈三衛部落最大，為近邊主要勢力，其自明初受封後，即擁有朝貢貿易資格，並且日益向南遷徙、駐牧，影響明邊東段情勢甚巨。兀良哈三衛雖為明朝「屬夷」，但從未脫離與蒙古世界的聯繫，對明朝叛服不定，唯其勢力也從未能稱霸塞外，一直扮演著關鍵大部落的角色。十六世紀時，達延汗中興元裔，一統蒙古，兀良哈三衛同時向明朝稱臣，後被元裔勢力瓜分，僅朵顏衛持續興盛並成為三衛領導力量，直至明末。歷來的明史研究中，鮮見探究朵顏衛的來源、在明朝的發展，及其在晚明與元裔結盟的情況，這些問題尚有諸多不明之處。本文主要研究明朝朵顏的來源與發展，將先追溯明初「兀良哈三衛」之來源，再考察其首領部落朵顏衛的發展，進而釐清兀良哈部在明朝、河套平原俺答、察哈爾高原蒙古大汗等主要政權間扮演的角色。

關鍵詞：兀良哈、朵顏、蒙古、明蒙關係、明朝邊疆

* 本文係科技部專題計畫「十六、十七世紀長城地帶的漢蒙滿（明蒙清）部族關係與地域發展」（MOST 109-2410-H-366-003-MY2）研究成果之一。寫作拙稿過程中，承眾師友與評審們多所指教，於此申謝。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助理教授；Email: huayen@cc.ncue.edu.tw。

一、前言

長城帶是東亞遊牧、農耕民族的分隔線，其附近動態常牽引兩種民族間的大勢。明初，蒙古族北退，分散甚廣，明朝除了沿長城廣設兼具國防與行政職能的衛所，更行貢市貿易強化羈縻外族功能。羈縻衛所主要設於東北、西北、青藏地區，以東北奴兒干都司 384 衛、24 所為最多，¹大部分在攏絡蒙古和女真。羈縻衛所長官對明稱臣，領有誥印，可以世襲、貿易，並依舊統本部、居故地、從本俗。羈縻體系在明初發揮強大制邊效果，但正統（1436-1449）之後則隨著明朝軍事內縮而趨弱。²

兀良哈是蒙古大部，駐牧東北，洪武二十一年（1388）由前元遼王、惠寧王、朵顏元帥府三者為首，遣使通明，次年被分設為福餘、泰寧、朵顏三衛，性屬自治，但有從征、受遣、守邊、定期朝貢義務，遷徙也須經允准，惟其叛服不常，長年與蒙元勢力共擾北邊。³三衛從長城外往東北排列，依序是：朵顏——大寧前抵喜峰口，泰寧——錦州、義州、廣寧至遼河，福餘——瀋陽至開原。⁴

永樂元年（1403），兀良哈三衛再度入貢求內附，明廷詔其貢例與海西女直、建州女真、烏斯藏等羈縻衛所同，由巡撫、總兵等邊官驗敕書，發給印

¹ 嘉靖時遼東有 300 多羈縻衛，參見〔明〕魏煥，《皇明九邊考》（臺南：莊嚴事業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6），卷 2，〈遼東鎮·經略考〉，頁 39。

² 余同元，〈明後期長城沿線的民族貿易市場〉，《歷史研究》，1995：5（1995），頁 55-70。彭建英，〈明代羈縻衛所制述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4：3（2004），頁 24-36。「羈縻衛所，洪武、永樂間邊外歸附者，官其長，為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賜以敕書、印記，設都司衛所。」參見〔清〕張廷玉等修，《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90，〈兵志·衛所〉，頁 2222-2226；明初國強，羈縻策有效，正統後衰，參見〔清〕張廷玉等修，《明史》，卷 327，〈列傳·韃靼〉，頁 8494。

³ 〔明〕申時行等修，趙用賢等纂，〔萬曆〕《大明會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107，〈朝貢·北狄·朵顏衛、福餘衛〉，頁 91。李三謀，〈明代遼東都司衛所的農經活動〉，《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1996），頁 31-37。此處及本文用「駐牧」，均遵從評審意見，明代史料上則「住牧」、「駐牧」均見使用。

⁴ 許立坤，〈淺述明代羈縻衛所制——明王朝民族政策研究之二〉，《廣西社會主義學院學報》，9：4（1998），頁 26-29。

信、文簿，以兌用驛站食宿，事畢繳回；每年聖節、正旦（後改冬至）兩貢，每衛一次限百人，進駝馬，交易茶、鐵器、布、土產，限期 1 個月又 10 天。⁵兀良哈貢道由喜峰口關入，朵顏、泰寧兩衛由軍事高階的「路城」廣寧（今遼寧北鎮）設市接待，福餘衛歸另一路城——開原（元）接待，在新安關（西關）設市。嘉靖（1522-1566）時，塞北農牧經濟改善、產品增加，更增與中原互市需求；「隆慶和議（1570）」後，明與蒙古西部關係趨緩，貢市繁盛半世紀，引發東蒙土蠻等部垂涎三衛的貢市權，予以吞併，藉名求市。⁶緣此，世居薊遼外的兀良哈三衛，成為左右東蒙古動態的要角，而朵顏衛則自正德（1505-1521）後，一直領袖三衛。⁷

明朝的兀良哈，向來三衛一體並稱，但至晚明，卻似乎僅餘朵顏一枝獨盛，其他兩衛並不活躍，此應與當時蒙古各部勢力變動有關。但蒙古眾多部落酋長間的關係，因其自身記錄稀少，明人記錄離散而撲朔迷離。20 世紀上半，日本學者和田清的《明代蒙古史論集》利用東西方專家著作、明清實錄和文集，參酌自己實地考察的經驗，釐清明朝蒙古各部變動的脈絡，還原出許多著名酋長的家系和交錯關係，奠下此領域的研究基礎。不過，該書敘事甚多，且常從某一部落岔出去，另講其他諸多部落，論述兀良哈時尤其如此，條理不甚清晰。考證上，和田清時以發音、時間、地理位置相近，來連結不同史料上的人物、部落，此雖為必要之術，但證據上還需補強。⁸以今日史料紛陳、檢索技術發達的條件，蒙古各部酋長的橫向連結，及其與明清的關係，

⁵ [明]申時行等修，趙用賢等纂，〔萬曆〕《大明會典》，卷 107，〈朝貢·北狄·朵顏衛、福餘衛〉，頁 92；卷 108，〈朝貢·西戎·朵甘思朵甘直管招討司附〉，頁 109、112。〔明〕劉效祖，《四鎮三關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卷 10，〈夷部考·屬夷·入貢〉，頁 527。〔明〕魏煥，《皇明九邊考》，卷 1，〈鎮戍通考〉，頁 20-21；卷 2，〈遼東鎮〉，頁 29；卷 3，〈薊州鎮·邊夷考、經略考〉，頁 48、50。

⁶ 遼東附明大者為兀良哈，小者則被安置於永樂七年（1409）復設的安樂、自在二州，迄景泰（1450-1456）也僅有 400 餘戶，影響不大，參見奇文瑛，〈論明代開原的地位和作用〉，《滿族研究》，2002：3（2002），頁 26-32。張大偉，〈明代遼東都司轄下安樂、自在二州之分析〉，《北方文物》，54（1998），頁 87-89、101。

⁷ [明]魏煥，《皇明九邊考》，卷 3，〈薊州鎮·經略考〉，頁 50。〔清〕張廷玉等修，《明史》，卷 328，〈外國·朵顏、福餘、泰寧列傳〉，頁 8504-8509。和田清著，潘世憲譯，《明代蒙古史論集》，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頁 111-113。

⁸ 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論集》，上、下冊，頁 1-739。

都可再加深究。

兀良哈三衛與瓦剌、韃靼，號稱明朝的「蒙古三大部」，各有自相統屬的眾多酋首，擁有高度自主權，其中不少都兼有明朝「屬夷」的身份。他們的來源和發展，如北元汗廷、也先（1407-1454）、俺答（1508-1582）等事，賈敬顏有綱要性的論述，但未詳論兀良哈。⁹明人說的「兀良哈」，即指朵顏三衛，《明史·外國》的蒙古部分，僅韃靼、瓦剌、朵顏有列傳。¹⁰另有學者以察哈爾、土默特、科爾沁為蒙古三大部，但三者均為元裔。¹¹關於三衛的族屬，日本學者箭內互認為他們是源出貝加爾湖附近的森林民族，與南鄰的蒙古族差異不大，但明初潢水以北的兀良哈則是成吉思汗（1162-1227，1206-1227在位）興起前後，散居在今中俄交界的同名部族中之南遷者。¹²箭內互的學生和田清則認為，朵顏即兀良哈，明人誤用了兀良哈代稱三衛所有部眾，而三衛是居住在蒙古族鄰近的民族，風俗與蒙古稍異。¹³

十六世紀後，蒙元汗裔勢力中興，達延汗（1474-1517）一統蒙古，孫輩俺答系雄踞內蒙古土默特；最幼的十一子格呼森札系於十七世紀發展出喀爾喀（外蒙古）三汗——土謝圖汗、札薩克圖汗、車臣汗，統有外蒙左右翼全部，並延續至整個清代，關於此，烏雲畢力格有清晰的整理。¹⁴其他重要部落史，如瓦剌、兀良哈三衛、科爾沁，各出於也先、脫兒忽察兒、成吉思汗弟（擄只合撒兒三部，非元順帝——達延汗後裔），並在清朝形成準噶爾四部、內喀爾喀部、科爾沁部。兀良哈三衛自明初受封，就擁有貢市權，能獲取中原物資，

⁹ 賈敬顏，〈韃靼 瓦剌 兀良哈 明朝蒙古人的歷史——兼說「都沁·都爾本」一詞〉，《內蒙古社會科學（文史哲版）》，1993：3（1993），頁 53-61。

¹⁰ [明]方孔炤，《全邊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1，〈薊門略〉，頁 203。[清]張廷玉等修，《明史》，卷 327，〈外國·韃靼列傳〉，頁 328、〈外國·朵顏、福餘、泰寧列傳〉，頁 8463-8509。

¹¹ 李兒只斤·蘇和等編著，《蒙古三大部》（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2）。

¹² 箭內互著，陳捷等譯，《兀良哈及韃靼考》（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卷上，〈兀良哈及韃靼考〉，頁 1-22。

¹³ 和田清，《東亞史研究（蒙古篇）》（東京：東洋文庫，1959），頁 107-151；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論集》，上冊，頁 90-130。

¹⁴ 烏雲畢力格，〈歷史背景：17 世紀喀爾喀三汗部及其內亂〉，《《阿薩喇克其史》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第 1 部，頁 3-15。烏雲畢力格，〈喀爾喀三汗的登場〉、〈1655 年以前的喀爾喀三汗扎薩克〉，《青冊金鬘：蒙古部族與文化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頁 103-120、121-140。

因而受到俺答弟老把都、察哈爾蒙古大汗兩部的覬覦和控制，成為被「冒名封貢」之部，《蒙古民族通史》有通論。¹⁵這些專著揭示明朝蒙古發展大要，但兀良哈三衛在其間的身影，猶待發掘。

元室北退後，蒙古各部分合深受與明朝交流的影響；十六世紀後，東蒙古的變化，更影響到十七世紀明清交替的歷史發展。駐牧東長城、北京邊外的明朝「屬夷」朵顏衛，自十六世紀起長期領導兀良哈三衛，頻繁出現於明蒙戰和之中，此際更兼為元裔汗廷姻親、屬部，卻並未失去部落本體性，是當時元裔勢力主宰下的東蒙古異數。本文將先追溯明初「兀良哈三衛」之來源，再考察其首領部落朵顏衛的發展，進而釐清兀良哈部在明朝、河套平原俺答、察哈爾高原蒙古大汗等主要政權間扮演的角色。

明朝後期的長城東部形勢，請見圖 1、圖 2。

圖 1 晚明北京邊外朵顏衛形勢



資料來源：翻拍自〔明〕郭造卿，《盧龍塞略》（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卷首，頁 32-33。

¹⁵ 曹永年撰，《蒙古民族通史》（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2），卷 3，頁 341-346。科爾沁部即成吉思汗弟——合撒兒後裔，也見羅卜藏·丹津編著、札奇斯欽譯註，《蒙古黃金史譯註》（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0），第 24 節〈阿岱可汗〉，註釋 1，頁 205。「遼東……西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事雖羈縻，勢成障蔽，是以疆場無迤北之患」，參見〔明〕魏煥，《皇明九邊考》，卷 2，〈遼東鎮·經略考〉，頁 37。

二、兀良哈先世與朵顏衛在明初的發展

兀良哈是地名，指黑龍江以南、漁陽塞北，即元朝大寧路北境；¹⁶漁陽在北京附近，與鄰近的上谷、平灤、榆關都位居長城內，屬於遼西。¹⁷兀良哈也是古老部落之名，又譯作烏梁海、烏梁罕、烏浪漢、五朗漢等，元人用以泛稱「林木中百姓」、森林部落，該部在成吉思汗之先便長居於貝加爾湖之東、色楞格河流域森林裡，採捕為生。明朝的兀良哈三衛，據和田清就地理形勢及部落分布的推測，西至興安嶺峰，東至嫩江和呼蘭河流域，北或至訥河——今札賚特、杜爾伯特旗北邊，南至元朝訥哈出故地。¹⁸

朵顏之蒙語即「兀良哈（五兩案）」，非福餘、泰寧的發音。福餘自稱「我著」，蒙古語作 *üčined*（複數），相當於女真語的「兀者」、「吾者」，而滿語的「窩集」、「握集」，即 *uji*，是「密林」之意。泰寧自稱「罔流」或「往流」，即蒙語 *onglgud* 或 *ongnigud*（皆複數），意為「有王的人們」。朵顏為山名，即今綽爾河曲折處東岸興安嶺之一峰——朵雲山；福餘名出今烏裕爾河（瑚裕爾河），衛治在此河北岸的克東縣古城子；泰寧衛出自元朝泰寧路，治所為今吉林洮安縣的城四家子古城。明人的「兀良哈」常指朵顏三衛，但蒙古人用此詞，僅指朵顏部。¹⁹1649-1736 年間成書的蒙文本《蒙古黃金史》，第 15 節「關於明朝諸帝的記載和傳說」提到：靖難時（1399-1402），明成祖（1360-1424，1402-1424 在位）率部和山南六千蒙古烏濟葉特人 *Üchiyid*（複數，近「我著」）、水濱三萬女真人先佔領長城之地，才下攻南京，戰後，成祖賜山南烏濟葉特部敕書 300 份。《蒙古源流》則記載，也先擒獲明英宗（1427-1464，1435-1449、1457-1464 在位），留養於六千烏濟葉特之高阜和暖地方，據說英宗

¹⁶ [明]申時行等修，趙用賢等纂，〔萬曆〕《大明會典》，卷 107，〈朝貢·北狄·朵顏衛、福餘衛〉，頁 91。〔清〕張廷玉等修，《明史》，卷 328，〈外國·朵顏、福餘、泰寧列傳〉，頁 8504。

¹⁷ [明]畢恭等修，任洛等重修，〔嘉靖〕《遼東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1，〈地理志·北京〉，頁 473。

¹⁸ 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論集》，上冊，頁 128-145。

¹⁹ [明]方孔炤，《全邊略記》，卷 1，〈薊門略〉，頁 203。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論集》，上冊，頁 107-115。賈敬顏，〈韃靼 瓦剌 兀良哈 明朝蒙古人的歷史——兼說「都沁·都爾本」一詞〉，頁 60。

歸後，給山後蒙古人 300 份敕書，因其內部混亂，故被山前六千烏濟葉特要走了。學者札奇斯欽考註認為，此烏濟葉特統屬六個千戶，是近居大同邊外的一個部落。此烏濟葉特，不知是否即兀良哈三衛？²⁰

朵顏山即該部最早居地，《脫兒豁察兒書》稱：「吾兀良罕林木百姓，自國主成吉思汗以降，至今未離多延溫都兒（朵顏山）、捌河（綽爾河）之地。」故朵顏、兀良哈、兀良罕，均指朵顏部。西元 1207 年，成吉思汗興起蒙古民族大融合運動之際，朮赤率蒙古右翼諸軍征服全部「林木中百姓」——今外蒙西部和天山南北路的衛拉特（即瓦剌、杜爾伯特），和布里雅特蒙古（貝加爾湖東南的外蒙東北部與西伯利亞連界處）、呼倫貝爾高原的巴爾虎、唐努烏梁海等部，它們都被賜給朮赤。其後，成吉思汗大行分封，將歷次戰爭所得百姓賜給母弟子叔，開啟蒙元體系「游牧封建」制：封主——屬民關係，但各封主不相統屬、勢力獨立。²¹兀良哈加入此體系，但新宗主是鎮戍大興安嶺以東的蒙古東道諸王與五投下。²²瓦剌 Dörben Oirad，即「斡亦剌惕/衛拉特」四部之意，有：厄魯特 Ögeled（脫歡和也先的本部），後之準噶爾、巴噶圖特 Baghatud、輝特 Khuyid、土爾扈特 Torghud 等四部，與兀良哈部不同。²³

成吉思汗晚年，統有蒙古六個萬戶，分別是：1.鄂爾多斯 Ordos；2.十二個禿馬惕 Tümed，即土默特；3.永謝布 Yüngshiyebü、阿速惕 Asud、喀喇沁 Kharachin；4.察哈爾 Chakhar；5.喀爾喀 Khalkha；6.兀良罕 Uriyangkhan。其中，前三者為右翼三萬戶，後三者為左翼三萬戶，右翼即西部。²⁴兀良罕（兀良哈）萬戶的大酋之一者勒蔑，西元 1206 年受封為千戶長，是清朝遼西的喀

²⁰ 羅卜藏·丹津編著，札奇斯欽譯註，《蒙古黃金史譯註》，第 15 節〈關於明朝諸帝的記載和傳說〉，頁 188-189，註釋 5；第 27 節〈脫歡之死，也先太師和明英宗〉，頁 236。

²¹ 札奇斯欽譯註，《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0），第 239 節，頁 356-359；第 242 節，頁 362-363。箭內互著，《兀良哈及韃靼考》，卷上，〈兀良哈及韃靼名稱考〉，頁 9-11。

²² 賈敬顏，〈韃靼 瓦剌 兀良哈 明朝蒙古人的歷史——兼說「都沁·都爾本」一詞〉，頁 61。杜洪濤，〈靖難之役與兀良哈南遷〉，《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38：4（2017），頁 98。

²³ 羅卜藏·丹津編著，札奇斯欽譯註，《蒙古黃金史譯註》，第 24 節〈阿岱可汗〉，頁 210，註釋 3。

²⁴ 羅卜藏·丹津編著，札奇斯欽譯註，《蒙古黃金史譯註》，〈蒙古黃金史與蒙古秘史之關係及其異同〉，頁 111-112。

喇沁、土默特左翼兩部之祖；另有一位千戶長被指定守護肯特山的成吉思汗及歷代蒙古大汗葬地。部分兀良哈人後來東遷、南下，定居大興安嶺南麓的朵顏山（多延溫都兒）、綽兒河（撈河），畜牧為業，即明朝的兀良哈三衛主體。²⁵

兀良哈三衛總數逾萬人，²⁶或至數萬，以緊鄰長城的朵顏衛最強，²⁷弘治、正德（1488-1521）時，其首領花當有眾 6,000 戶，明人常用「朵顏三衛、朵顏部、朵顏衛」代稱兀良哈全部。²⁸明朝時，尚有許多兀良哈人住在漠南蒙古北部和西北部，黃髮黃睛，異於當地蒙古人，被稱作「黃毛韃子」，薄音湖認為，這些人來自仍住在貝加爾湖的那部分兀良哈，即達延汗所設六個萬戶之一——烏梁海萬戶，因僻處北方，故疏遠於其他五個萬戶。²⁹和田清認為兀良哈非蒙古族，是另一保留禿頭遺風、稍事農耕，長居興安嶺以東、滿洲以西的民族，因鄰近明朝陵京，故備受明人注目，留之以隔絕主敵蒙古。³⁰

明時，兀良哈三衛活動於薊遼邊外，約當明初大寧都司南北地域，號稱「在外邊之內、內邊之外」，「東西千里，南北倍之」。³¹大寧即古會州，也作「大甯城」，今赤峰市寧城縣，³²在薊州鎮北，戰略地位重要，自戰國中期燕國起拓，一直是遼河和大凌河流域樞紐和政治中心，元朝屬遼陽行省，中期仍有約 44 萬人，佔該省 2/3 人口。十四世紀中，明蒙在此長期對峙，各自將住民北徙蒙古，或南遷北平、山東屯田，³³如駐北平的徐達曾內徙平民 197,000 餘人至各衛所充實武力，大寧遂成空野。³⁴

²⁵ 薄音湖，〈俺答汗征兀良哈史實〉，收入呼和浩特市蒙古語文歷史學會編，《蒙古史論文選集》（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市蒙古語文歷史學會，1983），輯 2，頁 34-59。

²⁶ 邱仲麟，〈明代的兀良哈三衛撫賞及其經費之籌措〉，《明代研究》，27（2016），頁 14。〔明〕郭造卿，〈盧龍塞略〉，卷 11，〈隆萬經略〉，頁 397-398。

²⁷ 〔明〕郭造卿，〈盧龍塞略〉，卷 11，〈隆萬經略〉，頁 397-398。

²⁸ 賈敬顏，〈韃靼 瓦剌 兀良哈 明朝蒙古人的歷史——兼說「都沁·都爾本」一詞〉，頁 61。正德時，小王子—達延汗封次子領地，含朵顏部之地在內，次子卻被丞相亦不剌等殺掉，亦不剌等「攘部落萬餘」，疑即花當 6,000 戶之口數，參見〔明〕魏煥，〈皇明九邊考〉，卷 1，〈番夷總考〉，頁 27。

²⁹ 薄音湖，〈俺答汗征兀良哈史實〉，頁 34-59。

³⁰ 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論集〉，上冊，頁 125-127。

³¹ 〔明〕魏煥，〈皇明九邊考〉，卷 3，〈薊州鎮·邊夷考〉，頁 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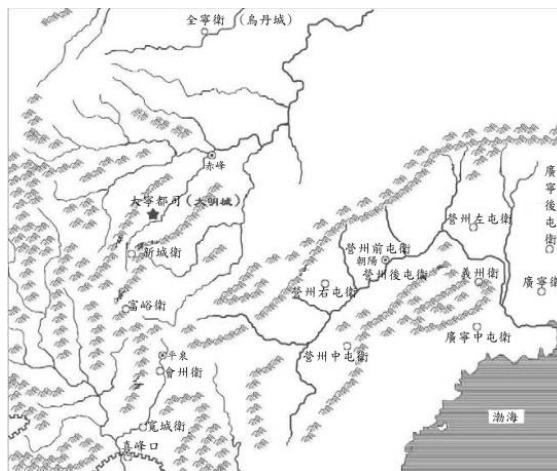
³² 〔明〕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耑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11，萬曆七年七月，頁 338。

³³ 張士尊，〈永樂皇帝放棄大寧的前因後果〉，《紫禁城》，2011：2（2011），頁 51-53。

³⁴ 〔明〕胡廣等奉敕撰，〈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洪武五年（1372），明軍漠北「嶺北之役」失利，復遭堅守松花江流域的元遼陽統領納哈出痛擊；十九年（1386），明廷徵發民工 20 萬，運米 123 萬石貯於大寧等處；二十年（1387），女真、高麗完全降服，明築大寧（今內蒙古寧城縣境）、寬河（今河北寬城）、會州和富峪（均今河北平泉縣境）四城作轉糧基地，終於征服納哈出，並沿大興安嶺設防，隔離蒙古汗廷與高麗、女真；八月，設大寧衛。二十一年（1388），改大寧都司為北平行都司，轄 10 衛（含營州五衛），分布於遼河上游和大凌河流域，有驛站系統通北平、宣府、廣寧，與長城連防，各衛所實以大量軍眷，內含納哈出軍民 20 餘萬，備攻元主。此期間，明朝努力經營大寧地區，配合其周邊和雲南邊區降服元朝殘存勢力之舉，目標都在於鞏固北邊打擊元朝主力的局勢。³⁵二十七年（1394）六月，明廷議置北平、大寧、廣寧、開平、宣府連線之驛站，邊防建設初成。³⁶大寧地理參見圖 2。

圖 2 大寧都司衛所分布圖



資料來源：翻拍自張士尊，〈永樂皇帝放棄大寧的前因後果〉，頁 51。

卷 66，洪武四年六月戊申，頁 6。

³⁵ [明]胡廣等奉敕撰，《明太祖實錄》，卷73，洪武五年五月壬子，頁7，徐達嶺北之役失利，非《蒙古史綱要》的四年；卷179，洪武十九年十二月辛亥，頁9；卷181，洪武二十年三月辛亥朔，頁1；卷18，洪武二十年八月辛未4，頁4；卷185，洪武二十年九月癸未，頁2；卷192，洪武二十一年七月甲申、甲午，頁2-3。[明]郭造卿，《廬龍塞略》，卷6，〈開國經略·洪武二〉，頁223-237。[明]魏煥，《皇明九邊考》，卷3，〈薊州鎮·疆域考〉，頁42。烏雲畢力格等編，《蒙古史綱要》（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頁85-88。

³⁶ [明]胡廣等奉敕撰，《明太祖實錄》，卷233，洪武二十七年六月乙酉，頁3。

兀良哈部未隨納哈出降明，而是遲至洪武二十一年（1389）秋捕魚兒海之役元廷覆滅，才與明通問並來降。³⁷明廷為安置突增的大批來降者，將北平行都司向北擴張，二十二年四月，在大寧之北設全寧衛，任前元知院捏怯來為指揮使；五月，在全寧之北的洮兒河、綽爾河、歸流河流域設兀良哈三衛：泰寧衛（今吉林洮安附近）、福餘衛（今齊齊哈爾一帶）、朵顏衛（今綽爾河流域和洮兒河上游），命前元遼王阿札失里（阿剌失裡）為泰寧衛指揮使、海撒男答奚為福餘衛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脫兒豁察兒、脫兒火察、脫兒火察哈兒）為朵顏衛指揮同知。³⁸三衛蒙古降眾均為明朝「屬夷」。³⁹泰寧、福餘之名在設三衛前已存，大批降眾尚含洪武二十年納哈出部逾 24 萬，明將傅友德僅統其中 4 萬，其餘或有可能便置於後設的三衛中。⁴⁰

三衛長均出於元朝東道諸王系：⁴¹阿札失里為成吉思汗幼弟鐵木哥斡赤斤（渥惕赤斤）四世孫——遼王脫脫之裔，⁴²該部自斡赤斤始，例襲「國王」稱號；海撒男答奚為惠寧王裔，自稱出於成吉思汗二弟哈撒兒；脫魯忽察兒自稱出於成吉思汗大將兼兒女親家的兀良哈部者勒蔑（折里麥、濟拉瑪），歸附蒙元甚早。⁴³清朝時，泰寧衛發展為昭烏達蒙、翁牛特二旗；⁴⁴福餘衛發展為

³⁷ 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論集》，上冊，頁 98-99。

³⁸ [明]胡廣等奉敕撰，《明太祖實錄》，卷 182，洪武二十年閏六月甲戌，頁 8，置納哈初部眾於全寧等處；卷 189，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丁丑，頁 1；卷 196，洪武二十二年五月辛卯、癸巳，頁 3-4，設立兀良哈三衛。

³⁹ 明太祖給阿札失里等書，參見[明]火源潔，《華夷譯語》（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1997），〈詔阿札失里〉，頁 305-308；〈脫兒豁察兒書〉，頁 321-323；〈捏怯來書〉，頁 324-325；〈捏怯來書〉，頁 326-328。

⁴⁰ [明]胡廣等奉敕撰，《明太祖實錄》，卷 186，洪武二十年十月庚戌，頁 1。[明]郭造卿，《盧龍塞略》，卷 6，〈開國經略·洪武二〉，頁 230。

⁴¹ 東道諸王在大興安嶺以東的領地，主要集中於洪武設立兀良哈三衛的泰甯路；大寧路有也速軍隊盤踞；全甯路介於前兩者間，是五投下——弘吉剌、忙兀、兀魯、亦乞列思四部的駐地，另一個納哈出支柱——札剌亦兒部，則據有部分開元路（今吉林省農安、公主嶺等地），參見杜洪濤，〈靖難之役與兀良哈南遷〉，頁 98。

⁴² 泰寧衛始祖為成吉思汗幼弟——斡惕赤斤，又作烏濟錦，參見羅卜藏·丹津編著、札奇斯欽譯註，《蒙古黃金史譯註》，第 24 節〈阿岱可汗〉，頁 206；第 29 節〈摩倫可汗〉，頁 241 的註 6。

⁴³ 脫兒火察哈兒是朵顏頭目，後裔為清朝喀喇沁各旗之長，參見[明]楊士奇等奉敕撰，《明太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卷 30，永樂二年四月己丑，頁 9-10。張艷華，〈喀喇沁旗蒙古族的來源及喀喇沁旗的形成〉，《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35：6（2014），頁 23-25。

哲里木盟科爾沁、阿魯科爾沁、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王部、烏蘭察布盟四子部落，茂明安、烏喇特三部，及瓦剌四部中的和碩特部；朵顏衛發展為卓索圖盟喀喇沁三旗和土默特左翼旗。⁴⁵

蒙部降明不誠，全寧衛僅設四個月即叛潰，不復再設；兀良哈三衛自設立起，便居潢水（橫水，今西喇木倫河，Sira-muren）之北，曾南侵。諸叛影響不大，復因大寧、廣寧沿邊無事，衛所已設，明太祖便撤守關士卒。⁴⁶靖難時，燕王朱棣裹脅駐大寧的寧王朱權（1378-1448）及其各衛，南遷北平，增強己力。永樂元年（1403），朱權移封南昌，大寧都司南遷保定，⁴⁷全寧、大寧兩衛廢，遼河上游空曠，三衛遂「內附」，進占薊州邊外的潢水之南；⁴⁸十一月，明廷重設三衛，每衛建左、右都督各一，共 6 名，一年入貢兩次，每衛一次限百員，令其永為藩籬。⁴⁹

永樂二年（1404）四月，三衛頭目脫兒火察、哈兒兀歹等 294 人隨明成祖

⁴⁴ 明代的泰寧，又作「往流」，即翁牛特、翁里郭特，即今內蒙古昭烏達盟的翁牛特旗 Ongni'ud，也作翁里兀惕 Ongli'ud，參見羅卜藏·丹津編著，札奇斯欽譯註，《蒙古黃金史譯註》，第 24 節〈阿岱可汗〉，頁 206；第 29 節〈摩倫可汗〉，頁 241 的註 6。

⁴⁵ 賈敬顏，〈韃靼 瓦剌 兀良哈 明朝蒙古人的歷史——兼說「都沁·都爾本」一詞〉，頁 60。

⁴⁶ 〔明〕胡廣等奉敕撰，《明太祖實錄》，卷 197，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庚申，頁 2；卷 208，洪武二十四年四月己未，頁 3-4。

⁴⁷ 大寧都指揮使司遷保定之後，包括營州左屯衛和新設在原順義右屯衛、薊州中屯衛、平峪前屯衛、香河後屯衛、三河衛的左右中前後 5 所，均隸屬於大寧都司，參見〔明〕胡廣等奉敕撰，《明太宗實錄》，卷 17，永樂元年二月己未，頁 3；卷 18，永樂元年三月壬午，頁 1。張士尊，〈永樂皇帝放棄大寧的前因後果〉，頁 52-53。孫澤晨，〈明代「保定五衛」開設考〉，《唐山師範學院學報》，39：1（2017），頁 110。杜洪濤，〈靖難之役與兀良哈南遷〉，頁 98。

⁴⁸ 和田清據乾隆末成書的《熱河志》、崇禎成書的《皇明職方地圖》，認為明人「三衛南下，在永樂初年」是謬說，但隆萬時隨戚繼光在薊十多年的郭造卿稱「大寧初雖為我塞，兀良哈觀望其間……乘靖難之役而牟大寧……棄守之論靡定」，且洪武二十年明大軍北伐，收服地已含泰寧、福餘兩處，卻未必長久駐軍，參見〔明〕郭造卿，《盧龍塞略》，卷 6，〈開國經略·洪武二〉，頁 221-232；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論集》，上冊，頁 90-91。

⁴⁹ 〔明〕胡廣等奉敕撰，《明太宗實錄》，卷 25，頁 3，永樂元年十一月辛卯，重設兀良哈三衛。〔明〕申時行等修，趙用賢等纂，〔萬曆〕《大明會典》，卷 107，〈朝貢·北狄·朵顏衛、福餘衛〉，頁 91。〔明〕魏煥，《皇明九邊考》，卷 3，〈薊州鎮·疆域考〉，頁 42。

來使入貢，以馬 800 餘匹易換衣物。脫兒火察受封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掌朵顏衛事；安出、土不申為都指揮僉事，掌福餘衛事；忽刺班胡為都指揮僉事，掌泰寧衛事，其餘未入貢的 357 人，各得指揮、千百戶等官，賜誥印、冠帶等物。⁵⁰此次封貢，應即學者所稱「重設朵顏三衛於大寧（今平泉、朝陽、赤峰）」，其後，三衛便從明邊外 600 多公里的駐牧地——今興安盟、歸流河一帶，經常南下擾邊。⁵¹

洪武時，明朝北界是遼東、大寧、開平、興和、東勝、寧夏、蘭州、莊浪、涼州、山丹、甘肅等衛連線；⁵²靖難後，明成祖撤大寧衛至保定，開明朝主動南撤軍事線先例，東部防線遼東至東勝等五衛出現破口，邊防弱化。明朝雖曾於此再度廣設衛所，但因運糧補給困難，內撤成勢之所趨。⁵³關於「兀良哈三衛因助靖難之役有功，獲明成祖賜大寧衛之地」的說法，未必為實，只能說他們很可能參與該役，而明邊防線長久南移，實因大寧地區補給困難，成祖又遷此地官軍入北京助靖難，卒使大寧空虛，無力再守。⁵⁴至此，原為「內邊」的薊州衛變成毗鄰三衛的「外邊」，其主官也在宣德初被提升至都督僉事，轄區擴大為薊州至山海關，直接面對蒙古勢力。⁵⁵宣德到正統初（1425-1440s），三衛南移至老哈河、灤河間駐牧，⁵⁶形成《明史》所言之分布地：「自大寧前抵喜峰口，近宣府，曰朵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⁵⁷正統時，兀良哈三衛已

⁵⁰ [明]胡廣等奉敕撰，《明太宗實錄》，卷 30，永樂二年四月己丑，頁 9-10。

⁵¹ 敖拉，〈明末朵顏衛南下及其駐牧地考〉，《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35：9（2014），頁 17。杜洪濤，〈靖難之役與兀良哈南遷〉，頁 99-100。

⁵² [明]胡廣等奉敕撰，《明太祖實錄》，卷 249，洪武三十年正月庚辰，頁 5。

⁵³ 箭內互著，《兀良哈及韃靼考》，卷上，〈兀良哈及韃靼名稱考〉，頁 1。胡凡，〈論明代蒙古族進入河套與明代北部邊防〉，《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8：3（2002），頁 120-125。

⁵⁴ 孫澤晨，〈明代「保定五衛」開設考〉，頁 109-112。杜洪濤，〈靖難之役與兀良哈南遷〉，頁 96-101。

⁵⁵ 彭勇，〈建文政局與明前期都司衛所管理體制的變革〉，《中州學刊》，234（2016），頁 127。

⁵⁶ 正統年間，兀良哈三衛已經南移到與老哈河匯合的潢水（今西拉木倫河）一帶駐牧，參見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論集》，上冊，頁 91、168-169。達力扎布，《明代漢南蒙古史研究》（海拉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頁 22。

⁵⁷ [清]張廷玉等修，《明史》，卷 328，〈外國·朵顏、福餘、泰寧列傳〉，頁 8504。

盡佔大寧衛地。⁵⁸

嘉靖時，兀良哈三衛更往南移，居於寧遠前屯左近，是明人眼中喜偷、常入北漠盜馬、善剽掠殺人的「遼邊各夷惟此最無賴」。⁵⁹古北口至山海關，原是直屬成吉思汗的「大千戶」駐牧地，該牧民也漸次融入南遷三衛中。⁶⁰

三、明朝中後期朵顏衛的動向

嘉靖初（1520s），兀良哈三衛主要居於寧遠前屯以東至開原，朵顏最盛，為明朝邊患，⁶¹也是蒙元汗裔後顧之憂。達延汗幼子格呼森札為喀爾喀右翼主，十六世紀初，從哈拉哈河流域居地向西發展，與兀良哈萬戶接壤、衝突；1520-1530 年代，蒙古大汗博迪率眾瓜分該萬戶，格呼森札分得原兀良哈牧地和部分屬民，盡擁漠北草原，漸取代原喀爾喀左翼勢力。左翼原是達延汗第六子阿魯楚博羅特後裔，十六世紀中葉隨博迪之子——達來孫汗南遷大興安嶺，脫離喀爾喀萬戶自成一部，稱「山陽喀爾喀」，即清朝所稱「內喀爾喀五部」，並在入清後，分別設立札薩克旗，或併入蒙古八旗，不再用「喀爾喀」名號。晚明及清朝的「喀爾喀萬戶」、「喀爾喀」，均指格呼森札後裔各部及其駐牧地——哈拉哈河流域和原兀良哈萬戶所在地，即今蒙古國大部分地區。⁶²

著名的俺答與兄長袞必里克，在蒙元汗裔征兀良哈部一事上居主導地位，曾六次北伐，領導蒙古左右翼遠征杭愛山，重要者有嘉靖十二年（1533）征服該部、十七年（1538）率土默特六部征服該部的圖賚、格爾巴勒德、額爾德尼

⁵⁸ 張士尊，〈永樂皇帝放棄大寧的前因後果〉，頁 51-53。

⁵⁹ 〔明〕魏煥，《皇明九邊考》，卷 2，〈遼東鎮·邊夷考〉，頁 37。箭內互著，《兀良哈及韃靼考》，卷上，〈兀良哈及韃靼名稱考〉，頁 1。

⁶⁰ 趙琦，〈明清蒙古史中的「塔布囊」詞義新探〉，《政大民族學報》，26（2007），頁 95-96。

⁶¹ 〔明〕張居正等奉敕撰，《明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卷 122，嘉靖十年二月丙子，頁 7。〔明〕魏煥，《皇明九邊考》，卷 2，〈遼東鎮·疆域、邊夷考〉，頁 29、36。

⁶² 烏雲畢力格，《〈阿薩喇克其史〉研究》，頁 4。

等諾顏，及二十年（1541）俺答再敗該部溫郭齊為首的殘部。⁶³此後，俺答威勢冠蒙古，號令漠南蒙古，統有把都兒（弟）、拉布克台吉、巴延達喇台吉、永紹卜（永謝布）博弟達喇台吉，及長子辛愛黃台吉等五部，勢控遼東、河套至青海、新疆，內含原腹背之患兀良哈三衛，開始南向對明要求貿易。⁶⁴

嘉靖中期（1550 前後），達來孫汗（打來孫、達賚遜）南遷大興安嶺，喀爾喀左翼蒙部隨同，三衛再被兼併。泰寧衛被達來孫、喀爾喀的虎喇哈赤控制；福餘衛被科爾沁部的魁猛克控制，兩衛本體於此際消失，往後明人接觸到持敕領賞的兩衛人，多是其新主人——達延汗裔。⁶⁵朵顏衛被達延汗孫、俺答弟（老把都）控制，他也是喀喇沁部主人，族眾駐牧於今河北省崇禮縣東北部、沽源縣和內蒙古正藍旗、多倫縣境內，即小灤河、閃電河兩流域間，北起渾善達克沙漠、南至崇禮縣獅子溝一帶。⁶⁶晚明時，右翼蒙古永謝布萬戶主要部落喀喇沁和部分土默特東遷，控制了遼西的朵顏衛，喀喇沁部被蒙古末代的林丹汗滅後，土默特萬戶瓦解，朵顏衛兀良哈人便冒用了喀、土兩者之名。⁶⁷喀喇沁部與成吉思汗弟合撒兒後裔統治的科爾沁部，是兩個不同的部落。⁶⁸明朝的蒙古頭目、部落，在明朝史料中往往是一人名、一部多稱，如「喀喇沁、喀喇慎、哈喇慎、哈拉慎」等詞，都指老把都部，必須詳加辨明。⁶⁹

朵顏衛雖然被元裔控制，但本部未消失，且陸續與元裔家族結親。朵顏衛宗主東土默特部首領趕兔五兄弟，係順義王俺答之孫，為其繼任者黃台吉（僧格、辛愛，1583-1587 在位）與朵顏首領花當曾孫伯彥打賴之妹蘇布亥婚生。⁷⁰

⁶³ 榮麗貞，〈略述阿勒坦汗〉，收入呼和浩特市蒙古語文歷史學會編，《蒙古史論文選集》（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市蒙古語文歷史學會，1983），輯 2，頁 14-15。蒙古·佚名著，珠榮嘎，〈阿勒坦汗傳〉（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1），頁 26-43。

⁶⁴ 榮麗貞，〈略述阿勒坦汗〉，頁 12-33。薄音湖，〈俺答汗征兀良哈史實〉，頁 34-59。

⁶⁵ 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論集〉，下冊，頁 483-501。虎喇哈赤是達延汗六子阿爾楚博羅特之子、晚明內蒙喀爾喀五部總首領炒花之父。福餘衛也作富餘衛。

⁶⁶ 烏雲畢力格，〈五色四藩：多語文本中的內亞民族史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頁 312-314。老把都，即昆都楞汗巴雅斯哈勒，又作昆都力哈。

⁶⁷ 薄音湖，〈俺答汗征兀良哈史實〉，頁 38-39。

⁶⁸ 羅卜藏·丹津編著、札奇斯欽譯註，〈蒙古黃金史譯註〉，第 24 節〈阿岱可汗〉，註釋 1，頁 205。

⁶⁹ 敖拉，〈明末朵顏衛南下及其駐牧地考〉，頁 17-21。

⁷⁰ 烏雲畢力格，〈五色四藩：多語文本中的內亞民族史地研究〉，頁 29、297-304。

當時的東土默特部，實是朵顏衛羽翼。⁷¹《明史》載，蘇布亥之父通罕是兀良哈三衛長，嘉靖四十二年（1563）被薊遼總督楊選囚禁，諸子更迭為質，以牽制寇明的土蠻、俺答、僧格等勢力，可見三衛與元裔的關係，他們也作元裔南侵的嚮導。⁷²這一切，明朝應是知情的。

漠南蒙古各部鄰近明朝，相當依賴漢地的鐵鍋、布匹、茶葉等民生物資，與明貿易是生存必須，若長城沿線馬市不順，往往引發戰爭。十六世紀中葉，俺答領元裔大酋們，積極尋求與明朝定期貿易的機會，卻屢遭明世宗（1507-1567，1521-1567 在位）嚴拒，經二十多年武力叩關，終於迎來隆慶和議、開市貿易，俺答部眾成為明朝「屬夷」，受封領誥、得到貢市權利。⁷³兀良哈三衛地近北京，首領朵顏衛是薊州鎮「屬夷」中市賞最優厚者，此經濟價值與迫其降服的政治意義，引得俺答六度糾眾征伐，並將之控制在元裔手中，⁷⁴三衛便以雙屬於明朝、俺答，或元裔的身分，在兩強間求存，直至明末。當時的長城東段勢力分布，請參見圖 3。

伯彥打賴又作伯彥打來。俺答長子、第二代順義王僧格在位年，參見榮麗貞，〈略述阿勒坦汗〉，頁 1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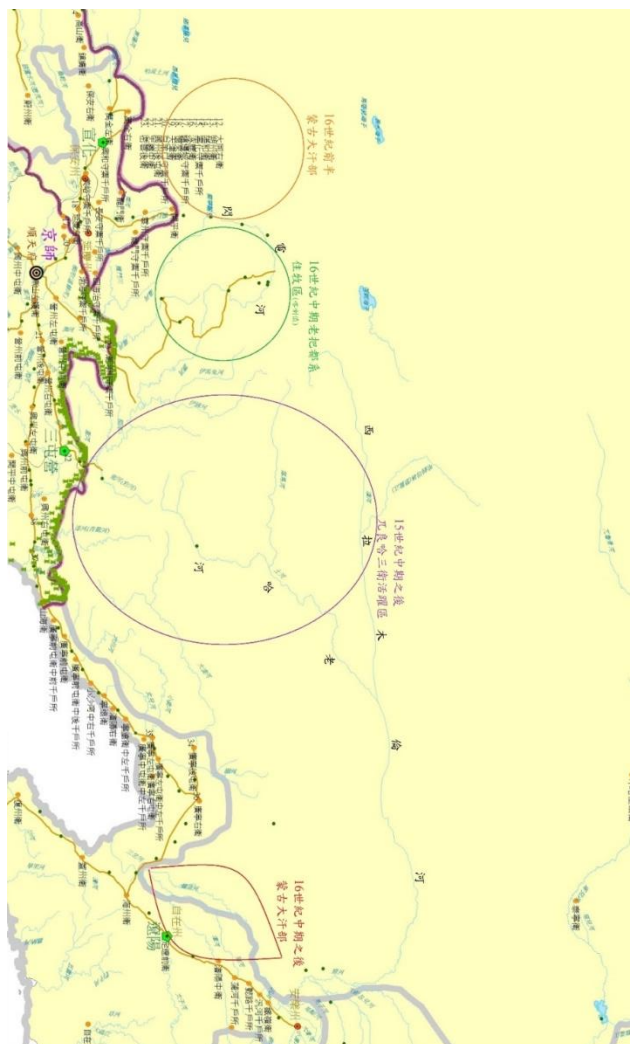
⁷¹ [明]顧秉謙等奉敕撰，《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卷 134，萬曆十一年閏二月甲子，頁 3；卷 185，萬曆十五年四月癸亥，頁 1。

⁷² [明]魏煥，《皇明九邊考》，卷 3，〈薊州鎮·經略考〉，頁 50。[清]張廷玉等修，《明史》，卷 327，〈外國·韃靼列傳〉，頁 8484、8487。朵顏衛大酋伯彥打賴，是僧格之子趕免五兄弟的舅父，參見烏雲畢力格，《五色四藩：多語文本中的內亞民族史地研究》，頁 303。

⁷³ 胡鍾達，〈呼和浩特舊城（歸化）建城年代初探〉、〈豐州灘上出現了青色的城——阿勒坦汗和三娘子·古豐州經濟的恢復和歸化城的誕生〉兩文，收入呼和浩特市蒙古語文歷史學會編，《蒙古史論文選集》（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市蒙古語文歷史學會，1983），輯 2，頁 176-199、200-243。黃麗生，《由軍事征掠到城市貿易：內蒙古歸綏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14 世紀中至 20 世紀初）》（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95），頁 183-199。

⁷⁴ [明]顧秉謙等奉敕撰，《明神宗實錄》，卷 238，萬曆十九年七月甲子朔，頁 1。黃麗生，《由軍事征掠到城市貿易：內蒙古歸綏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14 世紀中至 20 世紀初）》，頁 177-182。

圖 3 十六世紀長城東段形勢圖⁷⁵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網站：

<https://ssur.cc/Tfz43f>

擷取日期：2021.12.9

⁷⁵ 彩色各圈為本文作者據史料判斷自製。三衛活躍區，參見敖拉，〈明末朵顏衛南下及其駐牧地考〉，頁 17。老把都系住牧區喀喇慎，參見烏雲畢力格，〈五色四藩：多語文本中的內雅民族史地研究〉，頁 314。16 世紀中期之後，朵顏首領家族已與東西虜聯姻，當時東虜即蒙古大汗，已遷徙到遼西走廊之西的今察哈爾高原之地，故本圖謂「蒙古大汗部」，綜合判斷，參見〔明〕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耑編〉，卷 11，萬曆七年，頁 338；〔明〕方孔炤，〈全邊略記〉，卷 1，〈薊門略〉，頁 227；賈敬顏，〈韃靼 瓦剌 兀良哈 明朝蒙古人的歷史——兼說「都沁·都爾本」一詞〉，頁 55-56。

朵顏首領家族自花當擔任左都督起，便世代領導三衛。花當活躍於弘治到嘉靖初（1488-1527），⁷⁶駐牧會州、大寧城一帶，子孫有南移今河北省圍場縣、隆化縣境者；花當曾孫伯彥打賴，是順義王黃台吉妻兄，牧地在薊州鎮石塘嶺外（今豐寧縣南境）。隆慶、萬曆時期（1567-1620），朵顏依然雄冠兀良哈部，與元裔、明朝均互動頻繁，持續在薊遼一帶發揮影響力，⁷⁷當時的朵顏衛都督長昂，為花當子孫，⁷⁸駐牧於薊鎮沿邊，數約萬騎，聲勢不下元裔。⁷⁹

萬曆時，蒙古仍是明朝北邊主敵，只是部落不同，所謂「邊防有九，虜族惟一」，大者有五路外患，分布在宣大、甘肅、延綏、遼東、薊鎮，實即明朝長城九邊鎮全線。甘肅、固原鎮外為火落赤、永邵卜，火部被俺答西征征服，後與永部在青海湟中共患明邊；延綏邊外是明安之子擺言大，父死懷仇，本拜、火落赤作其羽翼，可判斷三者均非元裔；遼東鎮外的土蠻（圖門汗、「萬歲」之意）到其曾孫林丹汗，名為蒙古大汗卻實力中衰；薊州鎮外是朵顏部長昂，領袖三衛，最近北京且熟明情，除自寇明邊，也循祖法引「西虜」林丹汗、「東虜」歹青（青把都）等元裔南侵，後二者是宣府、大同兩鎮外患。當時邊情分析如下：

今市賞日增，虜志漸驕，動輒大兵壓境，以漢物不中譙我。然年來不大得志於我者，猶幸諸酋順逆異情、狂謀未聚。頃聞五路借兵講賞，謀入犯，火、永二酋釋怨結好，擺、本二酋藉口執讎入犯，西虜新慙、東虜歹青及長昂，連營二虜謀犯，是虜無處不動也……夫宣大之中虜，自五路始也。五路狐假夷王，鯨噬漢物……王之貴介已如此，又何論

⁷⁶ 花當逝於嘉靖六年（1527），長子革列孛羅早死，孫革蘭台襲朵顏都督職，參見〔明〕郭造卿，《盧龍塞略》，卷10，〈嘉靖經略〉，頁302。

⁷⁷ 〔明〕魏煥，《皇明九邊考》，卷3，〈薊州鎮·邊夷考〉，頁48。會州、大寧城，約當今河北省平泉縣西部至遼寧省凌源縣、建昌縣一帶，參見烏雲畢力格，《五色四藩：多語文本中的內亞民族史地研究》，頁302-303。

⁷⁸ 「三衛……酋豪長昂，藉花當之餘威，懷飲克之遺恨……」，參見萬曆三十五年（1605）七月宋一韓〈邊防難於宣大急於薊鎮敬陳末議以備聖明採擇疏〉，收入吳亮輯，《萬曆疏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38，頁475。

⁷⁹ 長昂在薊州鎮外活動，最早見於萬曆三年（1575），約逝於四十年（1612），參見〔明〕顧秉謙等奉敕撰，《明神宗實錄》，卷35，萬曆三年二月己丑，頁10；卷37，萬曆三年四月丁酉，頁13；卷427，萬曆三十四年十一月己巳，頁1；卷493，萬曆四十年三月辛丑，頁3。

青班等酋乎？此宣大之情形也。俺荅擁眾西行，留置夷種，穴窟青海，自此隍中有永邵卜、火落赤之患。……今兩家交歡，豈能帖然無事？……此甘固之情形也。當臭栢油沙之殲明安也，眾虜擁蔽爭死，其子擺言大懷讎十五年矣！益以本拜、火落赤為之羽翼，遂合力內向……此延綏之情形也。自酉戌兩殞大師，遼尚可言哉！所幸……土蠻無故稍稍息肩，獨凌丹慙新立，眾虜煽惑，都會、歹青等陽順陰逆，安能不相率響應？此遼東之情形也。三衛作虜嚮導，道自其先世已然……長昂，朵顏之黠者也，先年花場之寇，覆軍破堡……今復誘引東西二虜，意殊叵測，故長昂一日不滅，燕薊不得高枕，此薊鎮之情形也。夫虜之情形各異，則我之制禦亦殊，故五路射利之虜也，宜嚴關出之禁。……又言：「以貨啗夷，譬之以骨投犬，投愈多，來愈眾，及至狃然交爭，則有持挺逐之已耳。若牢食有節，搖尾何為？」故諸虜不時闖過，亦貢賞不節之故，宜定為則例，不妄裁增，則虜必不敢恣意要挾矣！又言邊防有九，虜族惟一，於此撫賞，於彼抄掠。往年延寧被兵，輒怨東虜助逆，近日薊遼多故，亦云西夷作梗，是其驗也。⁸⁰

永邵卜部在崇禎元年（1628）時有約 30 萬人，是內蒙諸部中最強者。⁸¹蒙古各部屢次入侵主因多是為漢地物資，其中，又以邊境市場和分部發放的撫賞銀最具吸引力，明朝以之利誘、分化諸部，但諸部也因此聯合入侵，更常自相攻擊。此外，明朝「貢賞不節」，入貢、撫賞日期不固定，忽視「虜情」經營，給予各部入侵理由，也是邊患主因。⁸²蒙古各部則認為對明朝「賞不若搶」，而朵顏衛長昂名僅次於元裔，為患超過河套、青海之火落赤，益見雄強。⁸³

⁸⁰ [明]顧秉謙等奉敕撰，《明神宗實錄》，卷 426，萬曆三十四年十月戊申，頁 5-6。俺荅在嘉靖十三至十六年（1534-1537），曾兩征青海、寧夏，參見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頁 35-36。

⁸¹ [清]張廷玉等修，《明史》，卷 327，〈外國·韃靼列傳〉，頁 8493。

⁸² 較之萬曆初期戚繼光守薊州鎮，嚴定貢賞日期、關口，其後的明朝邊防管理，顯然又鬆散了，參見[明]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耑編》，卷 10，隆慶六年二月，頁 300-301。

⁸³ 宋一韓，《宋都諫奏疏》，收入吳亮輯，《萬曆疏鈔》，卷 38，〈邊防難於宣大急於薊鎮敬陳末議以備聖明採擇疏〉，頁 475。

天啟時（1621-1627），兀良哈三衛主要聚居於山海關至宣府鎮沿邊，依舊由朵顏首領長昂統領。當時曾犒邊的進士陳仁錫（1581-1636）記錄：

自山海關以北，隘口無慮百外，西至宣府邊牆，共八百餘里，牆外即朵顏三衛之地，為長昂、董狐狸、獐兔、兀魯思、罕男、撥計、阿只卜顏、魯伯戶，夷婦爾只克、鷺毛兔、哈亥男、滿都卜賴等百餘枝部落住牧，雖未必肯假道於奴酋，然此輩皆陽順陰逆，挾之以要求于我。⁸⁴

「朵顏三衛」大酋名稱並陳，部落百餘支；「奴酋」指金國女真。陳氏認為朵顏三衛依違在塞北與明朝諸強權間，對明朝陽奉陰違，前有正統土木堡之變（己巳之變，1449）暗作蒙古嚮導、嘉靖庚戌之變（1550）縱放蒙古自古北口入侵北京等不良紀錄，今則挾女真作要脅，叛服無常，北邊山海關、一片石等要塞均與之接鄰，是明邊極大困擾。⁸⁵

對明朝而言，尚可慶幸者是，薊遼邊外的長昂、洮岷的火落赤等部雖常犯境，但個別勢力不算巨大，又垂涎貢市之利，即使受羈縻不忠誠，至少在長城邊還不敢太放肆，明朝也採分化之策待之。⁸⁶萬曆朝臣陳懿典（1554-1638）曾評論這些近邊部落：

虜自扯酋外，其向所著如火落赤、宰僧、着力兔、長昂之流，皆已見短長，不足大畏，其中或更有非常崛起者，頗聞順義下有素囊，為黃台吉子，驍勇有父風，而三衛中有小歹青，殊善鬪……或以賄籠，或以計去，其雄既摧，餘固不足懼也。⁸⁷

由此可見，這些明邊外的關鍵少數部落，雖不足懼，仍是威脅。不過，遊牧民族迫切需求的日常生活用品，仍須以畜產與明交換，而這唯有通過封貢關係，確立「屬夷」身分及遵守明方的貢市規定，才能達成，⁸⁸這正是明朝羈

⁸⁴ [明]陳仁錫，《無夢園初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海集二，〈紀守關〉，頁107。

⁸⁵ 明朝北邊要塞：山海關、一片石、石門路、大毛山、城子谷、平頂谷、義院口關、臺頭營、中桑堡、羅漢洞、東勝寨、徐流口、喜峰口、河流口關、冷水口關、石門子關、古北口、潮河川等，皆與朵顏衛毗鄰，參見[明]陳仁錫，《無夢園初集》，海集二，〈紀守關〉，頁107。

⁸⁶ [明]陳懿典，《陳學士先生初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26，頁477。

⁸⁷ [明]陳懿典，《陳學士先生初集》，卷26，頁484。

⁸⁸ 胡鍾達，〈呼和浩特舊城（歸化）建城年代初探〉、〈豐州灘上出現了青色的城——阿勒坦汗和三娘子·古豐州經濟的恢復和歸化城的誕生〉，頁176-199、200-243。

縻、封貢制度中，以農業民族的物質文明對遊牧民族「賄籠、摧其雄」的策略。

四、朵顏衛與蒙元汗裔的聯姻、從屬關係

中興蒙元汗裔勢力的達延汗，原駐宣府以北的大漠，嘉靖二十六年（1547）前後，其曾孫達賚遜汗（打來孫）與土默特的堂叔俺答部因盜馬仇殺，又不堪其盛勢壓迫，遂舉部東移至察哈爾高原，收朵顏諸衛，勢跨三岔河東西。⁸⁹嘉靖三十八年（1559）左右，朵顏衛首領、都督恩克（影克）率眾歸附俺答，⁹⁰被俺答賜給弟弟昆都楞汗巴雅斯哈勒（老把都），昆都楞汗駐牧於長城獨石口外、元朝時的上都（舊開平，即遼西），⁹¹近朵顏本部，可能因此之故，俺答將朵顏交給他統領。昆都楞汗逝後，次子青把都（老把都）接續控制朵顏衛，為喀喇沁萬戶實力派大酋，⁹²明人稱為「西虜」，住在「東虜」察罕（察哈爾汗＝蒙古大汗）旁，與女婿長昂為患遼西。⁹³青把都另有一女，嫁給達賚遜汗之子札薩克圖汗（土蠻）為妻，⁹⁴透過此關係，朵顏首領長昂與蒙古大汗成為實際上的連襟兄弟，而這只是各大部頂層的聯姻狀況。在元裔勢力大舉壓境入主本地的情勢下，朵顏衛大小首領選擇與汗廷、俺答部頻繁聯姻，邊地明人對此也知之甚詳，留下紀錄：

若諸關口有：在石塘為小嬖只，都督伯彥打賴之女；在古北為大嬖只，

唐玉萍，〈明朝對蒙政策述論〉，《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16：3（1995），頁19-27。

⁸⁹ [明]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耑編》，卷11，萬曆七年七月，頁338。[明]方孔炤，《全邊略記》，卷1，〈薊門略〉，頁227。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論集》，下冊，頁419-425。賈敬顏，〈韃靼 瓦剌 兀良哈 明朝蒙古人的歷史——兼說「都沁·都爾本」一詞〉，頁60。

⁹⁰ [明]郭造卿，《盧龍塞略》，卷10，〈嘉靖經略〉，頁324-326。

⁹¹ 張豔華，〈喀喇沁旗蒙古族的來源及喀喇沁旗的形成〉，頁23。

⁹² 烏雲畢力革，《五色四藩：多語文本中的內亞民族史地研究》，頁311。老把都，哈喇慎或喀喇慎、喀喇沁、應紹卜之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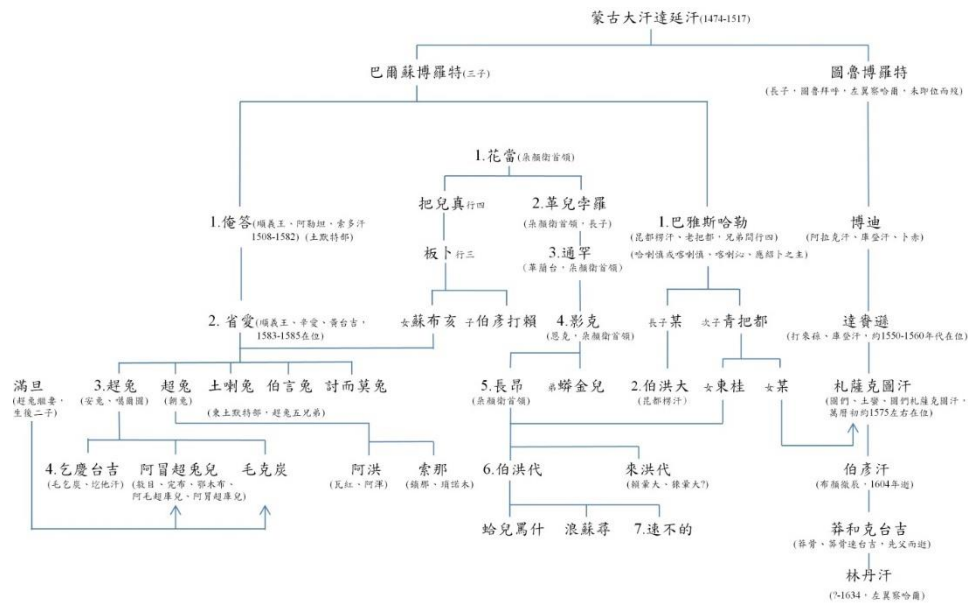
⁹³ [明]方孔炤，《全邊略記》，卷1，〈薊門略〉，頁224-225。敖拉，〈明末朵顏衛南下及其駐牧地考〉，頁18。

⁹⁴ [明]諸葛元聲，《兩朝平攘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1，〈順義王〉，頁124。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論集》，下冊，頁465-466。

都指揮炒蠻之姐也；在曹家有寶兔嬖只，都指揮董狐狸之女；在馬蘭有猛可充嬖只，都指揮伯牙兒之妹也。伯牙兒妹為老把都妾，其三皆黃台吉妾也。……虜酋青把都以長昂為其婿，……伯彥主刺其男，亦為安灘婿，少炒蠻為黃台吉婿，馬塔哈等為土蠻親妹夫。青把都……以其女阿不亥既嫁于長昂。⁹⁵

嬖只即妾，俺答弟老把都、俺答長子黃台吉或安灘、老把都子青把都、蒙古大汗土蠻，四者俱為十六世紀後期草原上元裔中之佼佼者，勢力均雄。俺答、老把都、察哈爾蒙古大汗三位稱汗者及朵顏衛長昂四部主要的姻親關係，參見圖4。

圖4 明朝中後期土默特、哈喇慎、朵顏部、察哈爾蒙古大汗部姻親關係圖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相關史料製作。⁹⁶

⁹⁵ [明]郭造卿，《盧龍塞略》，卷15，〈貢酋考〉，頁530-531。

⁹⁶ [明]陳仁錫，《無夢園初集》，海集一，〈紀薊門夷情〉，頁74。[明]方孔炤，《全邊略記》，卷1，〈薊門略〉，頁224-225、228。[明]郭造卿，《盧龍塞略》，卷15，〈貢酋考〉，頁497-498、513-514。烏雲畢力格，《五色四藩：多語文本中的內亞民族史地研究》，頁311。羅卜藏·丹津編著，札奇斯欽譯註，《蒙古黃金史譯註》，第32節〈博勒呼·濟農〉，頁252，註11。

俺答、省愛、巴雅斯哈勒部分資訊，參見榮麗貞，〈略述阿勒坦汗〉，頁12-14。安兔、朝兔、毛乞炭、教目、阿洪、索那，參見烏雲畢力格，《五色四藩：多語文本中的內亞民族史地研究》，頁29、297-304。通罕、蘇布亥、辛愛之關係，參見[清]

朵顏衛是薊州鎮中、東兩協「屬夷」，長昂為隆萬之交該衛首領，能征善戰，子弟武勇，家族慣養死士，環居大寧城，併大、小興州等處駐牧。長昂施恩 36 家小頭目約 2-3 萬騎，東有杜隆、汪燒餅、他兒滾、長兔、兀魯亥、四撥吉、伯言塔賴、所合兒、哈喇等酋；西有煖兔、那木賽、打兒賣、那木駱駝、琴代等酋，長年為患薊州兩協至遼東前屯、寧遠等處。萬曆後期，明朝對長昂採行撫綏策略，准許他在長城的喜峰口、羅文峪、寬佃峪、大安口、潘家口、擦崖子、冷口、桃林口、界嶺口、義院口等處領取撫賞，作為「屬夷」。此後，他仍不時竊盜明境，但也隨時順服，其長孫在犯遼東時被射死，次孫病亡，三孫速不的於天啟二年（1622）三月之後嗣位，明朝稱為「朵顏衛三十六家酋首」，⁹⁷或「朵顏衛屬夷三十六家酋首」，是清朝之後喀喇沁右翼旗和中旗始祖。⁹⁸喀喇沁，或稱哈刺嗔，是右翼永謝布萬戶的主要部落，游牧於獨石口外，在張家口與明互市，⁹⁹明末與部分土默特東遷，逐漸控制遼西的朵顏諸衛。崇禎五至七年（1632-1634）蒙古末代大汗林丹汗西征，喀喇沁被滅，土默特萬戶瓦解，兩者之名被朵顏衛兀良哈人所冒用。¹⁰⁰

明廷讓長昂領賞之處，都是直接拱衛北京的薊州衛中協和東協衝要關口，

張廷玉等修，《明史》，卷 327，〈外國·韃靼列傳〉，頁 8484。通罕應即革蘭台，參照〔明〕郭造卿，《盧龍塞略》，卷 15，〈貢酋考〉，頁 497-498、513-514。花當世系，另見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論集》，下冊，頁 455。蒙古大汗世系，參見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頁 15-18。烏雲畢力格等編，《蒙古史綱要》，頁 103、107。薄音湖，〈達延汗生卒即位年考〉，收入呼和浩特市蒙古語文歷史學會編，《蒙古史論文選集》（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市蒙古語文歷史學會，1983），輯 2，頁 1-11。榮麗貞，〈略述阿勒坦汗〉，頁 15。虜酋打來孫即土蠻之父，參見〔明〕馮瑗輯，《開原圖說》（臺北：中央圖書館，1981），卷下，頁 472。方孔炤《全邊略記》載曰：「隆慶二年（1568），……臣博嘗拒打來孫十萬之眾。……（萬曆）三年（1575），土蠻大會青酋二十萬」；「虜酋伯彥罕物故，其子虎墩兔甫十餘齡」，參見該書，卷 1，〈薊門略〉，頁 224、225、227。青把都兩女婿，參見〔明〕諸葛元聲，《兩朝平攘錄》，卷 1，〈順義王〉，頁 124。

⁹⁷ 〔明〕陳仁錫，《無夢園初集》，海集一，〈紀薊門夷情〉，頁 75。〔明〕溫體仁等奉敕撰，《明熹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卷 22，天啟二年五月壬子，頁 14。

⁹⁸ 王象乾，〈諸虜協力助兵俯准量加犒賞疏〉，收入陳子龍等編，《明經世文編》，卷 463，頁 235。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論集》，下冊，頁 457。

⁹⁹ 羅卜藏·丹津編著、札奇斯欽譯註，《蒙古黃金史譯註》，第 32 節〈博勒呼·濟農〉，頁 252，註 11。

¹⁰⁰ 薄音湖，〈俺答汗征兀良哈史實〉，頁 38-39。

隆慶時期經名將戚繼光（1528-1588）大力整頓過，守備為邊鎮之冠。¹⁰¹明廷除了以長昂阻隔更北的蒙古大汗等主要敵人，更有就近監視之意，長昂雖為患，終究是次要小敵。

朵顏與蒙古宗主元裔大族等通婚，是首領長昂的家族慣例，藉以求存與保持本部之延續，透過聯姻，他們得以攀附上喀喇慎主家族，雖為其屬民，朵顏本部卻仍具主體性。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右翼的土默特部俺答大掠北京前，其弟、同屬右翼的喀喇沁主巴雅斯哈勒娶兩位朵顏夫人，又將孫女嫁給朵顏都督長昂，控制其部。明人稱朵顏、喀喇沁為「朵顏三十六家」、「喀喇慎（喀喇沁）三十六家」、「八部三十六家」，據此，朵顏在嘉靖末應已併入喀喇沁部，在明末本部有 36 家，與宗主喀喇沁部均一體行動。長昂時期，因其強悍，掌握了喀喇沁部實權，但仍須聽命於喀喇沁主。崇禎元年，喀喇沁部被林丹汗擄滅，其殘餘加朵顏 36 家共約 3 萬人，而前此之朵、喀兩部每年撫賞銀共計 70,000 兩銀，一年兩市。¹⁰²

長昂之子擺洪大（伯洪代）、賴洪大（賴暈大），於萬曆末繼任朵顏首領，續作喀喇慎部昆都楞汗白洪大的屬民。¹⁰³「顏諾」白洪大是老把都嫡長孫與汗位繼承者，萬曆間勢力復強，至崇禎前期被林丹汗擊潰，屬下部眾多投奔朵顏，混成一個新部，以「喀喇沁」為號。¹⁰⁴

長昂（貴英、專難）為喀喇慎部強酋青把都婿，晚明朝廷則視其為山後喀喇慎（喀喇慎）等元裔之屬民，如《明熹宗實錄》敘述「鉄場、高臺、興水三堡為大鐵場，與高臺相去十八里，係撫賞貴英哈喇侵等三十六家夷人市場」、「哈

¹⁰¹ [明]陳仁錫，《無夢園初集》，海集一，〈紀薊門險要〉，頁 72。隆慶後，薊州衛共有中、東、西三協，前二者——東協：石門路之一片石、義院口；燕河路之界嶺口；建昌路之桃林口、劉家口、徐流口、河流口、冷口、觀音溝、白羊峪。中協：喜峯路潘家口、李家口、董家口、鐵門關、鮎魚石；松棚路之羅文峪、供山口，均屬衝要。

¹⁰² [明]溫體仁等奉敕撰，《明熹宗實錄》，卷 22，天啟二年五月壬子，頁 14；卷 33，天啟三年四月己卯，頁 19；卷 41，天啟三年十一月甲戌，頁 12；卷 42，天啟三年十二月己酉，頁 23-24；梁本，卷 39，天啟四年二月丁亥，頁 17；卷 72，天啟六年六月戊子，頁 18。不著撰人，《崇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卷 1，崇禎元年九月辛未，頁 18。張艷華，〈喀喇沁旗蒙古族的來源及喀喇沁旗的形成〉，頁 24-25。

¹⁰³ 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論集》，下冊，頁 460、464。

¹⁰⁴ 烏雲畢力格，《五色四藩：多語文本中的內亞民族史地研究》，頁 311。

喇慎部朗素、貴英糾三十六家挾賞謀犯中右」、「東協諸虜哈喇慎一枝，獨汪燒餅未款」等，汪燒餅為朵顏小首領，¹⁰⁵《崇禎實錄》另言「插漢、虎墩兔愁與順義王卜石兔、哈喇慎白黃台吉，俱元小王子之後」，¹⁰⁶俱見明廷已將順義王、喀刺慎、朵顏視作一體，也很清楚他們之間的緊密關係。¹⁰⁷然而，哈喇慎、朵顏兩部同時又具有明朝薊遼「屬夷」的身份，有為明哨探、守邊之職責。¹⁰⁸若非天啟末、崇禎初蒙古各部內鬨，類似這樣多重從屬、游移多邊獲利的狀況，應會繼續見於長城邊外的蒙古各部落中。

十七世紀前期影響草原局勢甚鉅的蒙古內鬨，起於明朝政治動盪正盛的啟禎之交（1627-1628），察哈爾的林丹汗（插酋）為重振自身的全蒙古大汗之權，開始在蒙古內部東征西討。天啟七年（1627）初，因哈喇慎向來與察哈爾不睦，昆都楞汗白洪大之孫、拉思乞卜汗，派族內五貉台吉（烏勒濟台，öljitei）去金國皇太極（1592-1643）處談聯盟，舉部歸附，¹⁰⁹可能因此激怒了林丹汗，對之開戰，迄崇禎元年九月，哈喇慎部被林丹汗勦除。¹¹⁰唇亡齒寒，哈喇慎部既滅，朵顏衛緣此勢孤，首領速不的此際雖曾戰勝林丹汗，但最終仍究降金，希望借力抗敵。皇太極接受朵顏來降，則是盼能假道犯薊，通過朵顏領地直接侵犯明朝首都北京，與朵顏雙方是互取惠利。此後，朵顏衛便改稱喀喇沁，並留存至清朝。¹¹¹

¹⁰⁵ [明]溫體仁等奉敕撰，《明熹宗實錄》，卷33，天啟三年四月己卯，頁19；卷41，天啟三年十一月甲戌，頁12；卷82，天啟七年三月甲申，頁14。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論集》，下冊，頁463。

¹⁰⁶ 不著撰人，《崇禎實錄》，卷1，崇禎元年九月辛未，頁18。烏雲畢力格，《五色四藩：多語文本中的內亞民族史地研究》，頁36。

¹⁰⁷ 歸化城順義王黃台吉、哈喇慎一體行動，向明朝請賞，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編，《中國明朝檔案總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1），冊13，〈兵部為東夷於宣府新平堡等處搶掠守邊插夷情形事行稿〉，崇禎五年六月十九日，頁90。

¹⁰⁸ [明]溫體仁等奉敕撰，《明熹宗實錄》，卷22，天啟二年五月壬子，頁14。

¹⁰⁹ 不著撰人，《明熹宗愍皇帝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天啟七年十月癸丑，頁5。[明]溫體仁等奉敕撰，《明熹宗實錄》，卷83，天啟七年四月甲辰，頁6。

¹¹⁰ 不著撰人，《崇禎實錄》，卷1，崇禎元年九月辛未，頁18。羅卜藏·丹津編著，札奇斯欽譯註，《蒙古黃金史譯註》，附錄〈喀喇沁部的世系及其與滿清的締盟〉，頁319-320。烏雲畢力格等編，《蒙古史綱要》，頁123-138。

¹¹¹ [明]陳仁錫，《無夢園初集》，海集一，〈紀薊門夷情〉，頁75。不著撰人，

薊鎮西協邊外是順義王俺答家族，圖 4 中的省愛世系為東土默特部一支，趕兔五兄弟與朵顏首領舅家相伴。俺答長子省愛繼順義王位，與趕兔等五子、其他六位台吉，駐牧於薊鎮西協外的商杜、兀素、大小廷挖雷一帶，為邊患，西協潮河川、白馬關、黑峪關、大水峪等路則獲准給諸酋「大賞」，收其為「屬夷」，之後，僅餘強悍的趕兔繼妻滿旦比姬與其三子持續犯邊。天啟時，滿旦死，長子乞慶台吉犯永寧時被射死，兩弟被林丹汗剿擄，不知所終。明朝薊遼「屬夷」被林丹汗和皇太極瓜分，緩衝勢力盡失。¹¹²崇禎二年（1629）前後，林丹汗已佔領並進住歸化城土默特部，成為明金間的新緩衝及「屬夷」，但也成為宣府、大同之近邊威脅。¹¹³明朝繼續拉蒙打金戰略，一年予林丹汗 81,000 兩撫賞銀，而當時山西、宣大、遼東的林丹汗勢力，每年共可領 54 萬兩撫賞銀。¹¹⁴

撫賞是晚明軍事痼疾，收效有限。俺答土默特部、昆都楞汗哈喇慎部、長昂朵顏衛等領賞「屬夷」，覬覦漢地勞力、物資，對明朝叛服不定，名為屏障，實仍邊患。朵顏三衛每年照例貢馬 300 匹，其中 60 匹送北京，餘給邊軍，但迄嘉靖末，貢馬多老弱，收馬明兵常須賠補倒死，貢使更常於領賞歸途擄人帶回，為禍不小。¹¹⁵「屬夷」也輔助蒙古大汗入侵，如萬曆三十七年（1609）前後，「東虜」伯彥罕（伯彥汗、布顏徹辰，達賚遜汗之孫）去世，虎墩

《崇禎實錄》，卷 1，崇禎元年五月己巳，頁 8。不著撰人，《崇禎長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卷 10，崇禎元年六月癸巳，頁 3。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論集》，下冊，頁 465。

¹¹² [明]陳仁錫，《無夢園初集》，海集一，〈紀薊門夷情〉，頁 75。薊州衛西協：牆子路之鎮虜關、簽兒嶺、磨刀峪、南北櫻桃園；古北路之潮河川；石塘路之大水峪、白馬關、東西駝谷等處，俱通大舉極衝。曹家路惟有汗兒嶺正關，其餘之河西七寨、乍兒峪、弔馬谷，皆次衝也，雖零星衝口，難以枚舉。順義王省愛同住的台吉：板不二什伯言台吉、阿拜台吉、召力兔台吉、騷關台吉、阿暈台吉、阿堯什台吉。

¹¹³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編，《中國明朝檔案總匯》，冊 13，〈兵部尚書張鳳翼等為宣府二謊堆處有往西北行走夷人事題行稿〉，崇禎六年三月十六日，頁 379-385。

¹¹⁴ 不著撰人，《崇禎長編》，卷 19，崇禎二年三月丙子，頁 41；卷 20，崇禎二年四月己丑，頁 3。烏雲畢力格，《五色四藩：多語文本中的內亞民族史地研究》，頁 38-39。

¹¹⁵ [明]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 8，隆慶三年九月，頁 266；卷 9，隆慶四年春二月，頁 270；卷 10，隆慶六年二月，頁 300。

兔（林丹汗）即汗位，年僅十餘歲，由煖兔、拱兔輔佐，朵顏大酋賴量大（狹量大，長昂之子）、蟒金兒作嚮導，侵擾薊遼。賴量大是受款的。¹¹⁶

「屬夷」們僅為明朝耳目，本體性強又不受控制，晚明羈縻制度衰微至此。長城邊外的蒙部變化，明朝其實頗為清楚，卻無力干涉，或無意干涉、任其互殘，奉行分化之策，直至明末。

五、結論

兀良哈三衛是明朝薊遼邊外著名的蒙古部落，地近北京，受明朝羈縻，為「屬夷」，也同時在蒙古世界繼續著重要大部落的身分，是明朝與元裔勢力都不敢輕忽的長城近邊要角。「兀良哈」來自地名，指黑龍江以南地、元朝大寧路北境，同時也是古老部落名，「三衛」來自該部，於明太祖後期歸降，受封為羈縻衛所，終明一代享有通貢權益一事，不過，此事也成為十六世紀元裔勢力中興後，蒙古各大部競相吞併兀良哈部的遠因。

明朝中期以後，朵顏衛長期領袖兀良哈部，甚至出現「朵顏三衛」之稱。此狀況肇因於十六世紀之後，該部首領花當家族世代興盛，不僅子孫繁衍眾多，且每代首領皆經營有道、能征善戰，遂使出身興安嶺朵雲（顏）山下的這一部落，稱雄遼東。明人稱「朵顏」，可能指其本身，或指稱兀良哈三衛，但當時蒙古人本部意識高、他我部落分別清晰，用此稱呼，就單指該部，不及福餘、泰寧兩衛。若研究者多注重異民族間的風俗差異，不為明人記載的敵虜之見所囿，則明朝史料中許多關於蒙古的紀載，都可以補充當時蒙古各部動態歷史的稀缺。

兀良哈是蒙元建國時的六大萬戶之一，其早期大酋者勒蔑為成吉思汗創業時的擁護者，更是清朝遼西的喀喇沁、土默特左翼兩部之祖，該部在明朝時逐漸南遷，即兀良哈三衛主體，總數在萬人至數萬，於畜牧外稍事農耕，可能是以其他民族之身併入蒙古族的，明朝納其為屬夷，以隔絕主敵——元裔蒙古各部。

¹¹⁶ 〔明〕方孔炤，《全邊略記》，卷1，〈薊門略〉，頁227-228。

明朝兀良哈三衛的活動地點，大約在明初大寧都司南北地域，戰略地位重要，自古即是遼河、大凌河兩流域的樞紐和政治中心。三衛南遷大寧的契機，開始於十四世紀中期明蒙的長期對峙，兩政權將當地住民各往蒙古或長城內遷徙，增強己方武力，此地遂成空野。兀良哈部直到洪武二十一年元廷覆滅才降明，明廷於次年在洮兒河、綽爾河、歸流河流域設三衛納之，除了安置降人的考量，更是明朝北疆的擴張，三衛從此成為明朝「屬夷」，擁有通貢、商貿權利，即使他們叛服不定，這一關係仍持續到明末。《明史》所稱的兀良哈三衛分布地，是宣德至正統初才形成的，他們也在此時成為明朝近邊長期小患。

明朝的蒙古大酋在追溯祖源上，多與成吉思汗家族沾親帶故，這是蒙古世界的習尚，除了成吉思汗功業非凡、子孫分封廣袤的影響之外，他是蒙古的民族信心與驕傲，更增加了這種傾向。不例外地，兀良哈三衛長均係元朝東道諸王後裔：泰寧衛指揮使阿札失里，為成吉思汗幼弟之裔，例襲「國王」稱號；福餘衛指揮同知海撒男答奚為惠寧王裔，自稱出於成吉思汗二弟；朵顏衛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自稱出於成吉思汗大將兼親家者勒蔑。就朵顏部在十六世紀數次與元裔結親的史實而言，非元裔的者勒蔑或許真的是朵顏首長之祖，其後代也帶領本部發展成三衛中最強者，領袖三衛百餘年，直至明末降金，甚至取代元裔勢力，成為喀喇沁之首。

十六世紀正值蒙古小王子——達延汗中興元裔勢力之後，其汗廷原駐宣府之北的大漠，至世紀中的嘉靖中期，其曾孫達賚遜汗與土默特的俺答部不合，舉部東移察哈爾高原，兀良哈三衛在此蒙古發展大勢中，被元裔勢力征服，首領也與之頻繁聯姻。朵顏衛首領恩克歸附俺答，被轉賜給其弟老把都（哈喇慎或喀喇慎、喀喇沁之主），老把都次子青把都接續控制朵顏衛，為明朝之「西虜」，女婿為恩克之子、朵顏首領長昂，兩者為患遼西；察哈爾的「東虜」蒙古圖門汗，繼妻為青把都之女，由姻親關係連結上西部兩強酋勢力，三者成為明朝隆慶、萬曆時期的重要邊患。藉姻親連結部落關係，也是蒙古慣例。

朵顏衛首領長昂，於明朝是薊州鎮「屬夷」，於蒙古為喀喇沁屬下，本身則驍勇善戰，家族龐大、子弟武勇，環居大寧城駐牧，其下掌控 36 家小

頭目，數約 2-3 萬騎，即明末著名的「朵顏三十六家」，明人可能將之與哈喇慎勢力混一看待。長昂孫在天啟初繼為朵顏首領，並於崇禎初蒙古末代大汗——林丹汗西征的銳勢中存活下來，反過來接納許多落難的老把都子孫，一起投降金國皇太極，改稱「喀喇沁」，成為清朝之後喀喇沁右翼旗、中旗始祖。

在這百餘年間的蒙古變動大勢中，明朝作壁上觀，唯依循傳統的羈縻、撫賞之策，分別處置各部酋，然而，農業社會的物質之利，卻使得明朝的誥封與貢市權益，依舊對蒙古諸部有莫大吸引力，成為其在十六、七世紀自相攻伐的一大原因。在此前提下，兀良哈三衛自明初就具有的貢市權利，使自身成為元裔勢力中興後覬覦的焦點，三衛中獨大之朵顏衛因此自附於元裔中最盛的俺答，又轉成為其弟老把都的哈喇慎部屬下，再藉由聯姻，結合上蒙古大汗、老把都家族，同患明邊。由此觀之，明朝貢市的魅力不減，但羈縻衛所制度管控蒙古各部的強度卻已不再，十七世紀時，長城東段內外的局勢已非明朝可主導，關外甚至成為各部競雄的狀態，如朵顏衛長昂等次要之部因而得以游移其間，四處攫利，爭取自己的發展空間。在民族、文化取向上，朵顏衛較傾蒙古，或後來降順的金國女真人，其動向顯示，中原歷史又將邁向多元族群共存的時代。

本文於 2021 年 10 月 9 日收稿；2022 年 2 月 22 日通過刊登

責任校對：林家維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明〕胡廣等奉敕撰，《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 〔明〕楊士奇等奉敕撰，《明太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 〔明〕張居正等奉敕撰，《明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 〔明〕顧秉謙等奉敕撰，《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 〔明〕溫體仁等奉敕撰，《明熹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 〔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編，《中國明朝檔案總匯》，冊 13，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1。
- 〔明〕方孔炤，《全邊略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冊 73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
- 〔明〕火源潔，《華夷譯語》，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冊 188，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1997，據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影印。
- 〔明〕吳亮輯，《萬曆疏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冊 46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刻本影印。
- 〔明〕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耨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冊 55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南京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仙遊崇勳祠刻本影印。
- 〔明〕畢恭等修，任洛等重修，〔嘉靖〕《遼東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冊 64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天津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影印。
- 〔明〕郭造卿，《盧龍塞略》，收入《中國史學叢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據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新城王象乾刊本影印。
- 〔明〕陳仁錫，《無夢園初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 138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明崇禎六年（1633）張一鳴刻本影印。
- 〔明〕陳懿典，《陳學士先生初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79，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明萬曆四十八年（1620）曹憲來刻本影印。
- 〔明〕馮瑗輯，《開原圖說》，收入《玄覽堂叢書初輯》，冊 5，臺北：中央圖書館，

1981，據明萬曆間刊本影印。

〔明〕申時行等修，趙用賢等纂，〔萬曆〕《大明會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冊 789-79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明萬曆內府刻本影印。

〔明〕劉效祖，《四鎮三關誌》，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冊 10，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中國文獻珍本叢書影印明萬曆四年（1576）刻本。

〔明〕諸葛元聲，《兩朝平攘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冊 43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北京圖書館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商濬刻本影印。

〔明〕魏煥，《皇明九邊考》，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冊 226，臺南：莊嚴事業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6，據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影印明嘉靖刻本影印。

〔清〕張廷玉等修，《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不著撰人，《熹宗哲皇帝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

不著撰人，《崇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

不著撰人，《崇禎長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

二、近人論著

札奇斯欽譯註，《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0。

余同元，〈明後期長城沿線的民族貿易市場〉，《歷史研究》，1995：5（1995），頁 55-70。

李兒只斤·蘇和等編著，《蒙古三大部》，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2。

李三謀，〈明代遼東都司衛所的農經活動〉，《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6：1（1996），頁 31-37。

杜洪濤，〈靖難之役與兀良哈南遷〉，《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38：4（2017），頁 96-101。

和田清，《東亞史研究（蒙古篇）》，東京：東洋文庫，1959。

和田清著，潘世憲譯，《明代蒙古史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奇文瑛，〈論明代開原的地位和作用〉，《滿族研究》，2002：3（2002），頁 26-32。

邱仲麟，〈明代的兀良哈三衛撫賞及其經費之籌措〉，《明代研究》，27（2016），頁

1-69。

胡凡，〈論明代蒙古族進入河套與明代北部邊防〉，《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8：3（2002），頁 120-125。

胡鍾達，〈呼和浩特舊城（歸化）建城年代初探〉，收入呼和浩特市蒙古語文歷史學會編，《蒙古史論文選集》，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市蒙古語文歷史學會，1983，輯 2，頁 176-199。

胡鍾達，〈豐州灘上出現了青色的城——阿勒坦汗和三娘子・古豐州經濟的恢復和歸化城的誕生〉，收入呼和浩特市蒙古語文歷史學會編，《蒙古史論文選集》，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市蒙古語文歷史學會，1983，輯 2，頁 200-243。

唐玉萍，〈明朝對蒙政策述論〉，《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16：3（1995），頁 19-27。

孫澤晨，〈明代「保定五衛」開設考〉，《唐山師範學院學報》，39：1（2017），頁 109-112。

烏風麗，〈喀左蒙古族的來源及喀喇沁左翼旗的形成〉，《滿族研究》，2004：2（2004），頁 67-70。

烏雲畢力格等編，《蒙古史綱要》，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

烏雲畢力格，《《阿薩喇克其史》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

烏雲畢力格，《五色四藩：多語文本中的內亞民族史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烏雲畢力格，《青冊金鬘：蒙古部族與文化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張士尊，〈永樂皇帝放棄大寧的前因後果〉，《紫禁城》，2011：2（2011），頁 51-53。

張大偉，〈明代遼東都司轄下安樂、自在二州之分析〉，《北方文物》，54（1998），頁 87-89、101。

張艷華，〈喀喇沁旗蒙古族的來源及喀喇沁旗的形成〉，《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35：6（2014），頁 23-25。

敖拉，〈明末朵顏衛南下及其駐牧地考〉，《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35：9（2014.9），頁 17-21。

曹永年撰，《蒙古民族通史》，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2。

許立坤，〈淺述明代羈縻衛所制——明王朝民族政策研究之二〉，《廣西社會主義學院學報》，9：4（1998），頁 26-29。

- 彭勇，〈建文政局與明前期都司衛所管理體制的變革〉，《中州學刊》，234（2016），頁 123-131。
- 彭建英，〈明代羈縻衛所制述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4：3（2004），頁 24-36。
- 黃麗生，〈由軍事征掠到城市貿易：內蒙古歸綏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14 世紀中至 20 世紀初）〉，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95。
- 賈敬顏，〈韃靼 瓦剌 兀良哈 明朝蒙古人的歷史——兼說「都沁·都爾本」一詞〉，《內蒙古社會科學（文史哲版）》，1993：3（1993），頁 53-61。
- 達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歷史研究〉，海拉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
- 榮麗貞，〈略述阿勒坦汗〉，收入呼和浩特市蒙古語文歷史學會編，《蒙古史論文選集》，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市蒙古語文歷史學會，1983，輯 2，頁 12-33。
- 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
- 趙琦，〈明清蒙古史中的「塔布囊」詞義新探〉，《政大民族學報》，26（2007），頁 93-99。
- 箭內互著，陳捷等譯，《兀良哈及韃靼考》，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
- 薄音湖，〈達延汗生卒即位年考〉，收入呼和浩特市蒙古語文歷史學會編，《蒙古史論文選集》，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市蒙古語文歷史學會，1983，輯 2，頁 1-11。
- 薄音湖，〈俺答汗征兀良哈史實〉，收入呼和浩特市蒙古語文歷史學會編，《蒙古史論文選集》，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市蒙古語文歷史學會，1983，輯 2，頁 34-59。
- 羅卜藏·丹津編著，札奇斯欽譯註，《蒙古黃金史譯註》，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0，二版，蒙文古本成書於 1649-1736 年間。
- 中央研究院「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網站：<https://ssur.cc/Tfz43f>，擷取日期 2021.12.9。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Duoyan Garrison of Mongolia after 1600

Lee, Hua-yen*

There were numerous garrisons (*weisuo*) under the Ming dynasty's 'bridle and halter' administrative system scattered across the northeast territory beyond the Great Wall. One garrison among them incorporated three tribes and was known as the Wu-Liang-Ha Garrison. The Wu-Liang-Ha Garrison was under Ming rule, but it also had close connections with Mongolian rulers and functioned as an autonomous military unit. It became the influential force residing in greatest proximity to the Ming border and possessed the right to trade with the Ming. When in the sixteenth-century, the Yuan descendant Dayan Khan reunited Mongolia, including the Wu-Liang-Ha Garrison, the latter were still a vassal of the Ming court. The Duoyan Garrison became the leading force among the Wu-Liang-Ha tribes up through the early 17th century, yet its history has rarely been studied. The primary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flesh out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uoyan Garrison after 1600 and adumbrate the role it played between the northern tribes and Ming China.

Keywords: Wu-Liang-Ha, the Duoyan Garrison, Mongoli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ng court and Mongolia, the frontier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 Assistant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